

兩個空間

曠野空間的再現在於回復進修的非功利性、回復旅遊的非消費性和回復教會生活的安息性。雖然曠野空間對人的成長固然重要，它也會成為人對現實世界的逃避。因此，與受欺壓空間的相遇變得重要。

受欺壓空間

在受壓抑空間裏，我們遇見那些長時間工作但仍不足餬口的人、那些被社會淘汰的人、被破壞的環境、被人無理地宰殺和遺棄的動物等等。與受壓抑空間的接觸使我們不滿載於在曠野空間的舒服，因為他們向我們發出呼喚，而我們也被他們喚醒了。表面看來，被呼喚是不幸，因為人的自由減少了，但只有經歷過被呼喚的人，他才發現生命的價值。

當下的商業社會有一種「獵頭」做法，為有需要的公司找適合人選，甚至以高薪厚職挖角。但「獵頭」有別於呼喚，因為呼喚牽涉一份道德的承擔。更重要的是，呼喚是向人心底說話，被呼喚者是回應自己的實存。不回應並非對不起發出呼喚的人，而是對自己實存的背叛。

曠野空間所著重的是斷裂(detach)，而受欺壓空間所著重的是與世界糾纏(engage)。斷裂是為了更準確的糾纏，而糾纏是為了有更安舒的斷裂。然而，當下，我們所缺乏正是斷裂與糾纏，以致生活在無方向和無奈地下活下去。

曠野空間

林語堂先生說：「原先我看不出紐約市中摩天大樓的美點，後來到了芝加哥，才覺得只要在摩天大樓的前邊有相當的地面，而四周又有半里多的空地，就可以成為莊嚴美麗的……這樣比較起來，我們的生活太狹窄了，使我們對於精神生活的觀點，不能得到一個自由的視野。我們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。」

身處香港的我們並不難明白林語堂的話，不只因為很多香港的居所沒有前景可言，室內更沒有轉身的空間。在這樣居住環境下，我們感受到很大的壓迫感。生命跟居住一樣，我們需要空間，以致生命可以舒展。曠野空間不但使我們可以一望無際，更因曠野是不被所謂秩序所佔，以致生命可以容許有新發現和「突然」。只有保持曠野空間的生活才可以看得遠、看得寬。可惜的是，都市人並不明白曠野空間的重要，反稱它為無聊，但明白曠野空間的人卻享受在無聊中的樂趣和自由，創造和觀察。

讀書和進修本來就屬於曠野空間。在閱讀和聆聽中，我們被帶入一個陌生和未可知的世界。在那裏，我們遇見與平日不相同的事和物，而這一切事物又使我們可以從另一視野觀照自己和人生。可惜的是，時下的進修不再屬於曠野空間了，因為它已被市場社會殖民化，成為協助市場社會發展的幫凶。例如，二十多年前的進修多以學彈結他、跳社交舞，但當下的進修是為了終身學習，而終身學習是為了工作。這樣的進修使生活失色和乏味。

